# 皇明疏鈔

#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七

## 邊防四

### 備邊十策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己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　皇上聖德上同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　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所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百出地雖廣而民益貧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才

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故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厪 聖慮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脈已滯雖 陛下為元首獨明於上而羣臣為股肱耳目者悉皆痿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乃如彼俗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虛而入此時必難調理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時必難支持故善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善治天下者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為此耳臣愚不知 聖明宵旰曾念及此

不也左右臣僚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生艱苦有親不能自養有身不能自立叨 陛下之祿以養親於今十年臣心感激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顧臣受詔之時初任外職未知 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稽 明詔求言尚及諸人況臣叨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

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典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

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非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拂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州

縣皆不暇為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冀
其尸看顧鄉官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貫近能為禍
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
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
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
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廑宵旰之憂者
此也臣愚乞 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
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
强禦之人凡過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
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黜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

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奬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嫉賢能曲爲誘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専以結交京官達道干擧爲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察之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譴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推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爲國家任事矣　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内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

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

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乞　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

惜財吝爲己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下
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
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
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三曰從
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
少每歲務河南等處民糧齎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
若責追送到彼交納則路途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
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
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
此也臣念此事最爲難處乞　勅該部計議通筭山
西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

司府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伍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鈔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被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閒則抽軍就食虜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省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

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

述鹽引值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
五月糶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
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
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
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
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
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
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
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
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　朝廷為此三
事設官稱掣委、、巡捕甚者　欽勅大臣為之整理

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綵紅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為中鹽徒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今

准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之
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為中制定立每鹽一引
納銀幾錢遞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
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
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於撥長蘆鹽賤處
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
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
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
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
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
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即撥富竈

餘丁或僉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
立法則　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
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
款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
盡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稽覈之官不必設鹽
往往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章定鹽課歲額止令
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
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　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
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
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　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
士李賢憂議及此　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惜乎當時大臣多為身計無肯為國忠謀奏行 祖
宗之法以將順 睿皇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
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
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 欽
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
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
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
次擢用固不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
司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太宗文皇帝聖諭有
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著
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

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
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
之嚴是即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
私罪徒流　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
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太祖定
律之意更以　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
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
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
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　聖皇法祖
憲天此事誠當為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
比試亦為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

能不畏罪黜恣為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
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
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
虜之跳梁真可為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
此弊　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
武人身為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忌
或下錦衣衛拷問則彼得肆然甘心矣故寧緘默負
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　皇
上復　太祖之成法佩　太宗之格言繼　英廟之
盛志為後世之永圖特　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
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充軍

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　聖恩若念
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
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　明
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
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
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
持槊舞劍閑一武藝者即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
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
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
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
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

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将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将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将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　六曰閱軍實以脩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絶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絶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没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觧隨後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觧艱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户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兼楚或因觧軍而産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觧軍極苦而無益者

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舡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叄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馬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撥跟勢要買鬧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

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五六勢要賣三二錢天下芸
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梁集歸附未必
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
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
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况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
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
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　勑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
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
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
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其見
在者又分布衛住有家業者若干遞年勾補若干其

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
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
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
後以令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筭各衛實在若
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頋報食糧及犯罪例
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
問充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
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
望體　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
念其或一時難責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
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

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爲盤纏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　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臣念　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　朝廷累下　明詔訪求諳曉韜畧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

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迻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彌盜賊策之上也乞

敕兵部計議通行

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强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

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以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軍實以脩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者矣臣爲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

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況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爲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陜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皆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營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　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

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

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令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于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　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惟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

而無嫌惟　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
宜拘泥資格而用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
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
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
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
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
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十曰用間諜
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
則動乖所之為彼衆襲有敗無勝譬如瞽者之射雖
挽强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
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

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也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為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為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為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為所掣而肆

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請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為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為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

用間非止一端令則我軍出外輒為所獲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貳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罔不濟矣

籌邊疏　趙伸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凉即漢匈奴右

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强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夷使入貢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

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隨土曾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弘治元年尋為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孫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剌其賞賜又嘗虜

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蒲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畧馬既抵甘州議令寫亦蒲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勅以往追及未同張侯等遂以

上命請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關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

哈密回回有以殺之也無何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兵部探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　勑甘州守臣棟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陜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為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輿

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黒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絶貢亦一策也况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冩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頗頑陰謀叛亂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至哈密

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為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為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往来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以恊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次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住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

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略乎扎　二曰征勦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　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栖棲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相衛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没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剌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為套虜駐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

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耽延日後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我兵强弱虛實黠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為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為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為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務

入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如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塗迂直者使導軍材力蹻健能猿騰鶻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察覘宜於卒伍之間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竪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又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爲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訪令兼

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
於左則顛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
顛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往年兵部尚書王某
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
夫惟匪其人馬而已得其人馬則事求可功求成謂
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為權
有專制不得阻橈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拘小疵毋
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
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
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
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

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虜甘州守臣又非無為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我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然固別種道理非末學愚臣所與為也　三曰申嚴守瞭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嚮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尖山

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来大虜往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獼蒳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靜隆雖得小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盬常萌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廵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炮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鈴砲盔甲弓箭

煙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不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躭悞事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

如賊人来自各邊拆墻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為進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堡附近阸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

各顯利害但有亏失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
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
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葩
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
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况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
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盖有茶馬
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騍馬騍馬寄之騎操牧馬
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
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
自騍視之法不嚴而樁棚無考則騍馬廢矣將以何

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强占賣尋襲如舊
則塟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籍口奏討紛紜召商收
價報中糧草假以資緣則撈辦不時而鹽課于是乎
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
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
苑自夫壯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靜內外搖動甘
肅逸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
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
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
天等府寄養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

緩等遣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免借領用事雖不
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
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
中監免各鎮官軍㕵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
不分久近相剥明白分别等第追收樁銀若是赳扣
草料槽下倒失益責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降
一級軍杖一百者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
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
事有成雲錦爲群可以西障全陝無慮數千萬之多
何執古人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

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朱
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
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
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
祿糧脩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令並革
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八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
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
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群
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
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
業采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

歸已矣臨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
河三茶馬司必須倣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
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户彼
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為禁
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
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
正德元年為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
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
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為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剥
削到骨衣糧賞賚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徵銀譬之病
人殘喘命在旦夕頓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

死矣　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容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循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貴寄倚托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

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頃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假強為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為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為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釐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宜大四分三釐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蔵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

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為接濟利病均為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近要害

者搭配均匀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馬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歸重于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

寧門也周靜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奧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辰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掄選本于異材調度出于儔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二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撼者寧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通賊盖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隔虞羅而投鳥穽是故撤邊末策也揚兵

賞爭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為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為奇正以為本奇以為用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合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剌一帶為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脩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啟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

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脩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曰優恤戍卒陜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無取先年征

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為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幇軍買馬局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辯禁坐户軍併等役况闔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為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世曷襍不侔賜予不及

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壘巖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塡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為我用臣以為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令討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手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手一將而已柰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餽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嬪隨

人執役或與豪右為傭執鞭或托　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蹟虜兆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囉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儆調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畏情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

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
名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
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
警急于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
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
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
不徵兵只在一守為令之計宜加參酌着為定令先
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
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
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
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

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爲十如廣甯川娘娘灘原無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所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邉腹軍民利害所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

一家非彼為則此為又曰將相和調則士預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録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與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捜山被傷等弊疊出　明詔章之盡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　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愚以為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

勳勞者為上一等照例奉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潜
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為福納叛招降則另為一等
又有領軍官員挨伏要害阻截經行潜消虜勢則另
為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
情為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為一等又有
守墩守墻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歳經年
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
為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窰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
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
器數多則另為一等必通查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
為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為數等毋得此

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其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驕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翀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僞相與讐殺因而横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遠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瑶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去

也云之以威其所以自為備固不以逆順為之遽虜
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通中
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
挫衄以有日本為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艨
艟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
爇城廓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
萬死於海島遂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其巢穴之
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則張其
戎器以刼殺為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　朝貢為
辭刼殺則利民財　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得不得
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　太祖高皇帝洞

獨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 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夫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 闕廷顧茲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倭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渥捆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剜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

見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殘
忍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為
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
宗設等舡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勘
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遞相訕詆至於數日則
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況在彼無
兩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真贋未分强弱已判譬
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覊紲
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猜
信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參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
張芹提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

朱鳴陽都司等鄧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懵樂
因循議處未定而令紊卿之盤舡慢藏啓窺瞰之奸
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卑愚弄之術避地
觀望恣賊縱横謀未展於一籌禍幾延於兩府寧波
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人員倉皇失措歔歟自
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
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翺翔海濵爲患叵測苟或赦
而不問何以謝横死之生靈或黙而不戮何以警積
年之偷情通合攄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最
爾海夷利觀中夏先年使者肆爲不道荷我　聖天
子仁覆曲賜優容茲又讐殺我内地謂宜檄諸夷之

甲興問罪之師但曩𨑒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
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洋
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望　皇上勑下禮兵二部作
急計議備行准浙閩廣鎮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
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
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譯審明白取
問罪犯縁由宋素卿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
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
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
間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還情
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普濩之英君誼辟或棄

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為世美談况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員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勑該部及行巡按
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之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

無賴踪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欽奉　聖諭禦邊疏　薊州　侯綸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節奉　聖旨這禦邊事宜你每既會官議處停當係干總督衙門的便行與他着實舉行其餘都依擬行內外諸司各要仰體朝廷軫念邉民防禦虜患至意務責實効不許故尤徃昔稽時悞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咨文內開仍行薊州都御史侯綸將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

帶邊務除見議增兵易將設險外未盡事宜仍要作
速具奏等因通行欽遵訖臣會同鎮守總兵官署都
督僉事祝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銘議得居庸白
羊密雲黃花鎮一帶地方環衛　陵寢拱護　京師
密邇宣府寔為肘腋重地累歳北虜侵犯内地其防
禦之方誠不可不為之密也且臣等所屬馬蘭谷太
平寨燕河營等處與密雲接境朶顏三衛夷人住牧
邊外止有一墻之隔昔年大舉侵入殺死縣官去歳
七月驗放夷人進貢者止該三百而隨來乞討鹽米
者不下千餘適報北虜入寇察其情狀似有幸禍之
意臣等雖嘗區處錢糧從宜撫待然狼子野心譎詐

多端陽順陰逆難以測度誠恐北虜驕肆有時西犯近夷聞知乘隙東侵腹背受敵不無顧彼失此貽患匪細而兵力糧餉器械之用防範處置亦不可不備也備東夷正所以備北虜也臣等謹遵奉
欽依晝夜籌慮將未盡事宜逐一查議開具冐昧陳請伏望
勑下該部從長議處早賜施行
一本鎮原無設有遊兵後因建昌營鎮守內臣裁革遺下營城官軍議設守備一員管理因事權不重又改為遊擊以備本鎮往來應援然所管官軍不滿三千馬亦不及軍數先年亦無徵調去歲北虜聲息緊急方行議調西征彼時遊擊毛紹忠查得見在官軍止有一千七百有

零除大水谷拨伏五百員名河派口拨伏二百員名
實在只有一千之數以故不能起行備呈去任徐都
御史將容雲馬蘭太平燕河西路官軍并馬各挑選
湊補三千之數領去西征各路所守關營隘口星羅
碁布遂使防守稀疎所幸夷人不來侵犯得以苟免
罪戾若使有警則應援不及難保無虞近據大喜峰
口守備龐學書及各提調等官報稱朶顏三衛夷人
多在邊外住牧日逐臨關或乞討鹽米或說稱把兒
都已與黃毛達子結親三年要領來關上來討東西
等語臣等切詳夷情狡猾中藏挾制固未可盡信然
艱之自治豈可不嚴臣等已嘗嚴行各該叅將提調

等官将見在官軍揀選精壯號稱尖兒手給與馬匹責令設法操演各防侵犯倘遇賊情重大如往歲突入聲東擊西非有調遣策應之兵何以威震外夷臣等具奏量留本處游兵草茂之時移住密雲以防虜衝令該部取各路游兵本鎮已不在調遣之內矣伏望

勅下兵部查議馬上差人催促新任游擊将軍程棋作速赴任務将本營見在軍士逐一點選除老弱不堪者令其守城外其餘精壯者盡行選出果有不足仍於各路步軍內挑選通行奏補務足三千之數查臣原奏令其及時前去密雲住劄若北虜消息稍緩各路有警亦聽調遣策應及查馬匹亦因西征

倒死免給數多原選各路亦各歸營合無斟酌見在
堪以騎征者存留外其有老弱不堪俱免與各路軍
人領養防禦仍於附近薊州玉田豐潤遵化等州縣
寄養馬或永平府近議應賣種馬多給膘壯一千匹
專與遊兵騎操庶緩急有濟邊防可保無虞矣 一
查得本鎮近邊衛所每年軍三民七出辦料銀成造
軍器寄庫專給邊軍領用除嘉靖二十年以前軍器
拖欠未造及侵欺料價等項臣等另行委官查明追
完外其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軍器料銀
該工部咨取解京俱經通行去後續據各衛所申稱
原造軍器乃係給邊之用今若此解銀兩遇有警

邊官咨領將何取給已該臣將遵化等衛欲行移留料價照舊成造緣由移咨工部外為照本鎮守邊軍士披執盔甲器械中間給領年久損壞數多即今邊方報稱前項軍器不可有缺乞 勅工部查議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料價銀兩不必解京仍舊存留各衛嚴立限期成造以備應用但二十二年分成造過期見今軍士告討若候造完領給不無緩不濟事仍乞查發在京庫貯堪用盔甲鎗刀弓矢等項約得一萬副先行解發前來聽臣等查給各守邊官軍領用以濟一時之急以後照舊各衛成造給領及查火器火藥該工部每三年一次查發前

来分布各該關營收候聽用近因邊報緊急省令將
原發神鎗佛郎機常時依法操演但用過火藥數多
雖欲嚴行製造緣本鎮不產硝黄又恐造不如法亦
乞查發數千斤分散各路庶緩急有備軍威自壯矣
一本鎮四路各關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
提調管操并墩臺夜不收隊伍等官共計一千三十
餘員俱於各該衛所選用其間有離邊一二百里者
應支俸糧俱在各衛所造冊關支每月米一石上半
年支與本色下半年俱是折色富者猶之可也貧者
所關俸糧一石上或父母下或妻子養贍尚不足用
豈能分送遠寨供給邊官所以各官到邊無所用度

不免科尅軍士雖常嚴加禁約而犯者接踵具告到
官中間或索要銀一二分者有之米二三升者有之
行拘責問據法難容但原其情告似亦可憫況人一
日不食則疲餒無力又豈能披堅執銳以作勇敢之
狀以犯敵人之鋒乎夫食無處將見弊端益生邊軍
益困軍氣不揚軍威不振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乞
勅戶部查議合無將前項守邊官員除月糧一石仍
於各衛所內關支外其在邊提調管操者查照各邊
行糧事例每員日量給米三升半關米墩臺管夜不
收管隊者每員日給米一升五合總計支三升者不
過七十餘員俱附造守邊軍士冊內關支備行薊州

密雲管糧官會計給領然尚有奸貪之弊盡法處置彼又何詞如此則邊軍有助廩之資而軍士免剋削之害矣　一查得先該臣奏禦虜之要在於遠探襲動瞭望則烽堠不爽傳報及時預知地里之險易賊勢之衆寡出入之遠近相機調度或設伏或迎戰或固守庶不失其機宜而可以制敵也本鎮一帶邊關朶顏等衛夷人常貢之外不時扣關求討鹽米絡繹不絶譎詐難測欲令便出兵馬截阻然彼欵曲輸情義當撫處若一有不備輒肆侵犯搶擄人畜是以臣晝夜思惟不遑寧處毋嚴行各路叅遊等官將各該墩軍務要着令在墩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爪探

地。僅保無虞但夜不收月糧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軍辛苦百倍實亦不減於夜不收而其月糧止與操軍相同則是勞逸不分惠澤罔均而欲出力効死退無怨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訪聞各邊墩軍月糧不等俱加益於常操之軍今本鎮大約會計四路墩軍共八千餘名合無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每年該米一萬九千三百餘石臣非不知歲計有常不可加益然偏苦之軍本色止得半年之給若非足其衣食無以悅服其心鼓舞其氣偷惰苟安瞭望日廢邊防日壞事不本于人情徒以空言嚴刑驅使之誰肯信從之哉萬一虜賊長驅地方失事

守邊之臣固難辭責雖加以重典計亦晚矣如蒙伏
望 皇上憫念墩軍窮苦邊防切務乞 勑該部從
長議處或歲發引鹽四五萬或於山東河南漕運薊
州糧內量增二萬石庶各軍有所仰給而守瞭可以
責成窮邊卒伍必當感 恩効死矣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七終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八

邊防五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臣看得應築邊墻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横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塞平漫止存形迹獨興武營清水屯卜剌紅山四堡切近邊墻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且墩塹窄淺墻垣低薄墩臺稀踈節被達賊窺伺墻裏既無大兵阻遏墻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掏穵邊墻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軍懼其攻穵

往往棄墩而迯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前來應援而墻外俱平漫廣衍黄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為今之計必於舊墻内外幇築高厚墻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墻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墻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墻外壕塹挑濬極深對敵臺九百座暖鋪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名無事之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梆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官員各定鋪分

護守禦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方提調虜賊若
來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騎土兵及
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
營靈州等處住劄各分兵於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
其間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
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邊若仍前填壕
近墻官軍出列墻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
愈衆則傷愈多步兵擊之於上騎兵待之於內其鋒
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利於速戰入境無累勢必
遁歸縱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然相時之間未免少
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人畜可保無失又

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遠將拆墻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以挑精兵襲蹤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蹤而出延寧精兵邀之於中沿邊官軍拒之於外賊雖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墻我軍仍用鈴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也臣又看得延綏地方寧塞營之東有險可據賊難馳突寧塞營迤西三

舊安邊營舊安邊營迤西至定邊營各九十里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墻雖有溝塹二道俱為沙土壅塞萬騎馳驟不能阻遏前此達賊每從此拆墻深入取其截徑今若將花馬池一帶邊防整飭完固萬一黠賊自定邊安邊之間擁衆而入西向花馬池邊墻以裹地方自西而南不過稍迂百餘里則修邊工程歸於無用又必將安邊營迤西石澇池地界至寧寨營迤西地界止共長一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五步內平漫堪以築墻挑壕者一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山崖險峻堪以劃削者二十一里三百五十六步責成巡撫都御史照依所擬應築墻

者築牆應剷削者剷削務使沿邊有備腹裏無虞乃爲萬全之謀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岩之阻西路設立寧夏中路一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户所似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而入不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訖無成功合將花馬池守禦千户所添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與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地勢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添設守禦千户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員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撥其旗軍

於寧夏及靈州東西二路新舊召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以守城守墻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開田任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臣愚又以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原領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千五十餘名所管地方東至萌城北至興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餘座誠為達賊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慶勢孤無援無環慶則無陝西矣今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等節次歸附人數我

祖宗嘉其誠款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其耕牧
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
畏之近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場被人侵奪馬匹走站
死不追賠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
臣頃者廵邊閱視彼處地方城池壕塹一切兵政但
因守備非人悉皆廢弛夫以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
此人情如此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預
為之所將來若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
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
餘軍民劉登等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
黄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寧夏一衛提

督或有聲息河渡阻隔該役官吏經月不回又兼本衛不時遣人來所騷擾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後因差用不敷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其餘土民亦屬寧山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黄河科差拘擾深為不便昔撫臣奏該州治建學立師誨訓士官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理但以寧夏軍餘改投編民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州治以隸寧夏衛分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既不足官有剩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官軍愈多則害愈大靈州軍民甚以為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為利貪豪恣肆上下交征衆暴

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專令憲臣一員在彼住劄庶幾宿弊可革土人獲安但陝西按察司憲臣已多若有添除又啓官多人擾之議及查環慶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況復兼理靈州鹽法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遥制靈州相離鹽池不遠易於提調乞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徑屬陝西都司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俱聽約束常在靈州住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

巡撫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年九於

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為無益臣又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入要衝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息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寇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存弘治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住宿近日被人將慶恭王墳掘發言之痛心若不重加修理添設常備之兵則日夜貽累恐不止此查得寧夏中護衛軍旗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餘五千三百二十二名

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州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此屬摘撥韋州設法操守係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為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合委官挑選管領操習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敢搖動臣又行據委官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各稱靈州橫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亦不

延不能阻遏合將横山以北直抵鎮遠邊牆墩塹體幇築挑濬黑山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於黑山營仍屯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黄河東岈今築横城而止恐虜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掏空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氷自西仍謀入境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横城北黄河東岈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踈每墩空内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内地方又設石觜暖泉二墩瞭守其第

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於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撲捉既將石觜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俱棄而不守乃於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三座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空乎黑山營有

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幇築又於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河凍踏氷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墩塹誠宜幇築修濬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於河西黑山營誠宜挑選精銳人馬於此屯宿按伏以為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

嚴令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壕塹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厪 九重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

臣總制各路兵馬謹當嚴肅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之際然須脫略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患於兵多病於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由今將

沿邊以至腹裏分為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為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為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凉一帶為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暫於花馬營駐劄奇兵暫於定邊營駐劄土兵暫於寧夏駐劄寧夏總兵衛勇統領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營亦限十一月初十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與鹽場三山等堡各聯絡駐劄與

分守叅將葉椿閻綱協同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前鋒竒正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叅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先鋒竒兵官軍前至鳴沙州陜西遊擊陳喜領兵於常州環慶守備都指揮馬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戸鎮守陜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須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甘凉官軍千戸曾經土客兵各於莊浪操備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凉備禦下班官軍幷謀齊力以守堂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

謹斥堠遠爲接哨多設唐馬但有煙塵消息或回傳說即便轉唐馬走報隣境官軍隄備賊果近邊各主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斂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主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回應援李翔衛男馮祥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各於常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椎相機調遣腹裏官兵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

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跡多
用鄉導藏兵於崖窑堡洞險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
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遁去曹
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
比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
盤待其前鋒稍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
兵出其後背奮迅逐之晝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斷
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衄挫
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城會同
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
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王萌

城甜水堡以遏其敵長西走之勢賊既敗走其氣已
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
將官閻綱保勳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
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褫外夷之魄為今之計
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
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遊奇土兵既皆掣至
西路其中東一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為患
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調徵大同遊奇官軍先
期於交界去處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
截遏如賊衆在延東近邊拆牆謀犯延綏地方將本

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寧夏陜西遊兵俱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陜西地方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拗致悞事機則兵既先實戰勝攻克兩無虞矣

夷情疏　霍韜

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獻

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貿交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給哈密城池人口即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

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此其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爾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仍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刦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千爾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是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款塞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

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二
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
猶曰覊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扣關曰取
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以
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為
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為變
於內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
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
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
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并
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

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矧　聖明在上涖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　祖宗乃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舉版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蓋若

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
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
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中順王者且降於土魯番今
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
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
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
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
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
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
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

我金印戳我諸夷脩我貢賦力能自立之人即可因立之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覇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為兩國而控制之庶幾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絶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擄我哈密蹂我疆塲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

爾金印以主西戎及牙木蘭之未降也因諭之曰爾
囂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
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戢哈密
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
雖非胡虜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
以趨時是故邊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
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
已也甘肅連歲凶荒軍士枵腹枕死不贍在甘肅且
凜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
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米二斗五升是故
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

自藝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盈至天順成
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
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
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境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
方困弊千里沃壤莽然蓁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
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伏惟　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
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
蘭来降真與僞有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
之謀再　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
下賑救之方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耶

廿、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

申嚴邊防以弭虜患疏　唐龍

臣惟方強之虜易防以其可畏而人心加警也似弱之寇難禦以其可忽而人心生怠也必其視弱為強處可忽常如可畏斯為有備無患之道矣查得亦卜剌達賊原係小王子下部落被小王子追殺於正德四年內逃來甘州海上住牧小王子下虜酋吉囊俺荅等乃時入套中於是乎有套虜海虜之分矣今謂之西海昔稱青海是也西通沙瓜州哈密諸夷南通

四川松茂等處東通洮岷及隣莊浪與河套相連彼虜盤據於此住往散之甘肅境外悉夷人口數多以至強盛遂內侵甘凉莊浪西寧等處攻打屯寨阻塞道路河西之受害慘矣正德九年該總制軍務都御史彭澤調集本鎮及延寧固靖兵馬共二萬前去尋襲征剿行至地名李思牧川賊覘知兵至移營西寧倒塘由河沙歸德渡過黃河奔四川節子嵩透出松潘茂州直向烏思藏去聞說大兵旋散賊亦仍回海子分留一枝住牧洮州馬連灘朶約河遂為洮州之害嘉靖三年提督尚書金獻民奏要照依 國初設立赤斤罕東哈密等衛事例差撫夷官前去諭彼

以　朝廷恩威令其革心向化聽我撫化就便安插設為衛所許其通貢等因具　奏下兵部覆行總制尚書楊一清議得海虜如落結肓腹久而不療後將難圖宜密諭甘凉莊浪等將官部署兵馬及調集延寧固靖兵馬分路而進併力夾攻以驅河西腹心之害大抵如彭澤之策該尚書王憲王瓊先後總制各因虜營散遠而在我兵力寡糧草缺未遑為遠討之計嘉靖十一年正月內該鎮巡官都御史趙載等議得亦卜剌巢據海上二十餘年今內卜兒一旦傾心向化遣人托帖木哥等屬番前來求通納款進　貢又與帖木哥做親因其來而撫之以道結之以恩是

誠一機會也欲聽從俯處或俾之納馬酬直或使首
領入貢或遣其子弟入質或襲授官爵降給印信建
立衛所羈縻不絕大率如金獻民之議也其　奏下
兵部轉行勘處間彼時臣　初到地方欲議征勦則念
其方乞納款似近耀兵陰山之舉而力所未逮欲許
通貢則慮其潛蓄姦萌或貽徙戎內地之患而勢有
可虞方事熟思以求長策二月內適遇虜酋吉囊等
擁衆十萬侵犯榆林臣　即提兵往勦將主客兵馬分
布要害且戰且守虜屢遭挫衂計不能入乃突出五
萬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虜營收其部落大
半歸於套內惟是卜兒孩帶領餘衆脫走得免洮州

一枝聞風惕息亦逸出馬連灘朶的河未敢歸巢以
夷攻夷誠哉　中國之利也隨該臣會同鎮巡官議
奏停止前求貢事宜臣又議得滅燼復燃窮寇轉鬬
理之所有也故籌邊者不以無警弛備不以敵散緩
圖彼虜雖當散亡而在我隄備之方驅除之計不可
不嚴議行鎮巡官務要加意隄備多方運謀若彼虜
餘黨侵犯即嚴督諸路將領合兵勦殺用殄後患或
仍去投我屬番帖木哥革課等尤要購之重賞令以
計執獻於　闕庭庶幾餘孽不敢復滋邊鄙亦可常
請等因具　奏下兵部議得總制尚書唐龍防範制
禦機宜甚為周悉無容再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制

尚書唐龍查照原議審固謀畧通行諸路將領等官加意防備若窮虜餘黨敢行侵犯即便會合我軍剿殺驅逐以杜後患及傳諭帖木哥革課等屬番如遇前虜再來投托若能乘便設計擒斬報効　天朝使邊鄙寧謐則　朝廷重加賞賚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依外隨有彼虜零騎入境節督將領等官統兵截殺屢收斬獲之效經今餘年彼虜踪跡稍稀我邊聲息亦減每詢邊人俱聞虜舉餘衆分徃四川松潘等處搶掠以故邊上烽火頗少此正臣所謂該虜難禦者也夫彼虜之衆生息雖未能遽廣擄掠則固可漸繁竊恐數年之後以待四川及邊境人

曰與番落衆多則營帳復增聲勢復熾窺伺從[illegible]軼復興兇屬番帖木哥華課等或爲積威所刧或爲其甘辭所誑或爲其厚利所誘與之連親而合謀者又不可謂之無也甚至勾引套虜同来住牧搆結田夷爲之後先將亦有之酒泉張掖之間豈能不騷然乎積薪厝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爲力則易是故幾必謹於所忽患貴防於將萌臣前奏所謂隄備之方驅除之計又不敢以不申明矣如蒙乞 勅兵部速爲查議即行甘肅鎮廵等官厚積芻糧精閲兵馬以爲之本乃立重賞廣募勇敢機警能爲胡語之人令其分番瞎入海上窩探可以進兵道路再察虜中虛

實與往牧去處及戒諭屬番帖木哥等勿與通謀且購之為間諜布之為聲援果是在我兵食俱集機宜已審及熟覘彼虜委有可乘之隙而我兵之進無或後難即便星馳具呈總制官處急發延寧固靖奇遊兵馬與本鎮各枝兵馬取路分進約期並攻殄厥醜類則河西腹心之疾以除而酒泉張掖久安無事洮州之警亦可息矣若或兵糧仍未充實機宜別有窒碍亦戒勿得寡謀輕進仍務要布方畧嚴斥堠慎烽火守要害密哨探俾虜默消侵犯之心如其侵犯則本鎮兵馬合力截殺乘勢追勦以靖邊境庶幾緩急有備戰守無虞是又防邊禦虜常法也臣不勝惓惓

爲邊防至計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唐龍

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先任陜西提學副使五年有餘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畧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而今謬司邊務四年有餘每見無堅好邊墻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路者輒被擄掠之苦至於有堅好邊墻去處虜之入也既懼我兵遏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敢輕犯即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布馬牛羊蕃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虜

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乃近年虜入涼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瓊與臣先後將一帶邊墻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區漸為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墻下官軍倚墻雜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入乃由定邊營馬跑泉墻盡去處地名乾溝以入安會搶掠蓋花馬池有墻故入之難乾溝無墻故入之易爾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墻之外雖沿邊畧有舊墻既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三

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二
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
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
一十七里無墻去處築高厚新墻以杜乾溝深入之
路則安會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於寧朔墩
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墻幫築高
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
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
善於此者矣如其此墻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
保乾溝不塞則安會凉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歇也
舊安邊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堡皆

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樃安一帶亦所蹂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則勞費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邊雖勞費於一時邊既修完遇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省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所勞費亦既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寬乾溝先調副總兵梁震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已經數月餘每一人一馬每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之

則毎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二六
勞費殆設築墻三之一矣一勞者永逸忽遠慮則貽
近憂豈敢不言乎如蒙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如果
臣言有益邊防即行延綏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
管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揆度
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 請官銀合用人夫
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營墻舊規酌加僉派先將
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墻次
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倚舊墻幇築俱要高厚以
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營堡俱可
免於虜患矣

奮乾剛整王師以綏四方疏　胡經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勘亂明王張弛之大道賞以酬勞罰以懲逆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懋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　御極以來承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彝倫敘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紘須生民俎豆中土之民至于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邊戍効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卒呼聚稱亂至戕殺主帥因偪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商之扈矣邇蒙　皇上赫然振怒亟諭征勦真乃文乃武大聖人哉蠢茲窮寇殲决有日乃復誘引胡虜

萬餘騎衝斥突入直抵叛城與之接援我軍腹背受
敵衆寡殊勢以致鮮圍次左幸而胡虜草枯不能久
駐復自解牧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
軍得爲之地也臣愚無知竊意　今日之憂不在叛
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而在叛卒易曰履
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
卒繼而虐我親兵而勢横因得窺中兵虛實而氣驕
則叛形露矣乃復貸不治若必謂王法無如我　朝
養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我
朝一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犒慰期要
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豢養之恩固世世也乃敢

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餉脅我良民害我　王
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
釜几魚肉必須臾耳安足上勞　聖慮哉獨惟胡虜
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汛掃之餘其休
息今百有餘年矣故部落蕃盛弓馬精強勢則然也
我　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修
火堠欠明虜來則遠避虜去則佯追以是習為故事
歲復一歲求欲無大舉互寇如今日無已也臣本南
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方亦無有大
患也何居臣聞不掉之尾起于中乾風邪之疾危于
內虛今幸際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根本之地敦大

強固有同磐石雖遭茲不虞特氣數之少慳耳夫
狄猖獗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主中華翻天
覆地之變極矣幸而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
蕩滌之今甫百六十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此豈虜
能復躑躅時也雖然天下無事不恃彼之無患而恃
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牿愼其微也積豕之牙握其
機也蓋微愼則早見而預定機握則用力要而成功
易今虜寇交要譬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
奇疾也良醫藥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
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
賊十事妄昧爲 陛下陳之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

許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實用六曰厚賞以勵人心七曰略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槀以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一身天地人民之主也　陛下一心萬化闔闢之源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大同者兩鎮之藩籬六鎮者西北之要害燕晉者天下之脊膂無大同則宣府之勢孤無宣大則六鎮之兵搖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無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溺兼收羣士之策乘熖熖之方張絕炎

[illegible]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太倉之粟耗府庫之財
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為之是謂應兵應兵者強易曰
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斯之謂
乎夫大將三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高
拜韓信於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
江南平是兵之有七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
有心伸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
制使遣武臣為帥夫亦為備常虜設也今　擁衆直入
至號七萬則非常虜矣集兵四萬夫亦為討叛卒計
也今虜寇相援衆寡莫敵而負固援強前掣後曳獨
且柰何哉矧兩貴不相使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念

今日大將誠不可不設也待之不可不重也求之不
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容物謀足以成
務望足以壓衆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使四方耳
目改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之大
節也 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弓十夫披靡虜騎至萬
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怠弛積弱之弊也昔 聖祖定
中原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土兵耳是故虜不自
奮存乎時將不自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專以討賊則
有必克之日兼以禦虜恐難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
四方兵耳若外攘內攻則非十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羣臣所薦中外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

與張璜郤永軍表裏相濟一專於攻賊一專於防虜而兩將軍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脈通而有此失彼得之助故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弭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君親操斧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臣不敢將於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制之令 朝廷之上惟在擇將不在畫策將得其人則凡安危之計攻守之略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顧者予奪生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兼以專便以行而無待於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是也則智謀勇鬬軍氣自厲虜寇不足平矣募兵

之道六一曰貴别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靜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别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挾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卽令爲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兼程督謀朝募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饑餒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令之將使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民潛盜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靜遊食之民性同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

走勢之所必有者於是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令一旦驅之戰冐鋒鏑櫛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爲 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奬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下必有死士書曰功疑惟重非重於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勑下本兵備查 先朝北征故典定爲賞格著爲定令以授大將大將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厲臣未之信也昔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爲赤眉所敗光武畧而

益任之卒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蓋以兵家勝敗固
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略得失之細故
無拘文法從以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復瞻顧
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
奪其命敗之兆也乞　勅戶部大加討度時其飛輓
裕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斯萬民之幸也
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馴之而後可擾生之而後可死
史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饑其孰與戰哉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誓同誓
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剿前
此猶可說也　今日之事有討而已矣易曰得其大

首獲匪其醜仁義並用之謂也蓋首從別則賊[illegible]而力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必然威行而後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固死之文武闔闢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胡則南走中原近蒙 陛下分遣諸將監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千人者必梟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歸匿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略也若夫運略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者尚不敢爲漢遙度以取金城況弱質緜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致喙哉然臣之食 陛下

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之也目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報効儻不以臣言為狂妄而加葑菲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疏　　曾忭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兵官郤永侍郎周敘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閒住了還著錦衣衛差官校齎駕帖拏解來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

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
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
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邃君門萬里邊城變
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於 聰
聽者猶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疏一偏
之語議者且復抑揚輕重于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
而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臯
陶之聽以爲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 陛下之聖
明公虛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軍士之
請則所以處此又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
報兵部關稱本月二十五日呂都御史進庸寧總兵

勸說不必又住軍士恐生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寫字進各軍聞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粮銀減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撞鍾打鼓齊入將都察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遍身踢打肘鐐送監又將都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看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踪未可盡信壅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之也自全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委任權又在已也呂經奉　命

取囬則權任固奪矣縱欲爲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受侮遼陽潰死者屢彼縱自愧寧復不畏死耶若曰往攻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令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爲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宥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于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晰義以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哭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投鼠者忌器孤穴于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

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
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
小卒輙自捽辱如此且聞其髮鬚半拔體無完膚袒
裸牽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所自致如
朝廷何經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得數其
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閉
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
既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倒首
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
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

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怨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乘機鼓扇愚軍者若曰無與于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過誣執二三乞兒丐子鍛鍊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塞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悉赦之猶不使無辜被茲刑戮也　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囂不肅弓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

罰却被官軍人衆環坐號呼大噪不服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令其爲詞乃甚卑其爲情亦甚畏矣豈本心哉時事如此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殊固可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尤謂法令爲行紀綱爲立此非愚則諛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往歲寬大識者嘗逆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左驗矣而群臣循玩忽不戒直爲是煦煦以苟目前之安不知養亂醞變將自誰遣也無亦慮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難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藩夷雲擾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

宗發憤創徃振累世之弱簡閱練衆信賞必罰果斷
㩦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欵赫然稱 中興焉然
此猶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本朝者正統間大
虜入寇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可謂危急矣
而叛賊葉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乗時並起各擁衆
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此
萬萬烈矣而 廟謀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
叛賊悉平期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
哲勵翼豈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為數十小卒掣
肘結舌竟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
也近又傳聞當事之臣議欲聽軍士之請以周叙代

韓邦奇巡撫夫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葢察邦
奇非輯寧才故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用之意
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吏也當事之臣過爲承望
遂欲以叙往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爲耶昔臧武
仲以防求爲後於魯孔子曰以爲要君葢廢置予奪
君上之操也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
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爲順也且將來邊鎮效
尤紛起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
辭矣失　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
腕不平者也伏願　陛下勑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
大臣一員前去查勘務得真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

以昭示天下無得即聽邊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

及 勅吏部別推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輙

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來廢置之端則未

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來也若或冥

頑不悟首惡不欵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

曲直非所與論矣昔成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

不以祀湯又問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往爲之耕有

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柔

恤之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

稱聖今 陛下所以寛大兩鎮者無亦成湯牛羊粢

盛之饋將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負惡不欵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終不免于葛伯之征矣夫葛伯隣國耳罪止于不祀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卒征之令軍士固　國家世蕃臣僕罪浮于葛伯已甚　陛下庸肯盡宥之乎　聖謨淵深或出于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于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　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幸身榮親顯使　國家漸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固不

及也誰肯爲　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之策以自
取踈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妄論大同事至今
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爲異已譏毀構
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
惟冀效涓埃以答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
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
忘其愚陋復陳覼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
口足以和衆然如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
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
安殆將忘其爲非以叛逆爲當然倡亂爲常事不復
知有上下名分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

爲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　陛下大聖人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瑣瑣于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說聒　陛下聰明者然使天下聞之凛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翊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守經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二十四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已者蓋誅死者于既往所以戒生者于將來孔子固爲後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今日誅討之論又安可盡

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甚邊鎮幸甚臣

等不勝惓惓

剿虜收功乞勅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橓

臣等竊惟中華之禦狂虜張 天討以蕩塵氛乃

王師之所以成百勝而折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

所以保萬全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賴 天威

廟畧立命六師殲之河東古北斬馘無筭不旋踵而

犬羊遯跡焉誠足以伸華夏之威而洩神人之憤矣

然以利害較之孰若先聲震慴而使其不敢來又且

豫備周悉而使其不能入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

來之急務邊臣者之責也乃兵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復欲條列規畫以效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耳謹直叙管窺大畧以俟　聖明採擇焉　其一曰破邊官之常套夫邊事之不振皆常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爲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爲難於是互相倣傚以釀成沿襲之害而不知其爲詐之罪矣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脂膏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制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禁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俱憊有往復之金幣以瀆禮有泛常之宴會

糜財疆圉事廢何不共執乎雅道以巡撫而薦總
之功以督撫而叙巡按及臣等朝紳之美功名念重
乃甘自處於謟夫諸如此類未易枚舉合無許新任
總督鎮巡等官除成規良法永為遵守外其餘事體
因循任行整飭縱使掠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
文法繩之則脫畧於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展布其
驥足矣　其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
之其在邊方則爲尤甚蓋疆場之外防禦為急而刷
滌弗邉姑息為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
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邉士之擅殺降夷也豈不沮
歸附之心壞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啓窺覦

除糧餉可濟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免芟刈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廩庾爲虛從占而又買閑則名籍徒具軍池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誰何屯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吏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中[illegible]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沮撓聽指名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　其三曰畧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來封疆之吏人人自奮選將也練兵也轉餉也修墻也分[illegible]區擺邊也條列事宜之奏報功次也未嘗不僕僕然稱勞矣然不務粉飾

涉支吾者幾人哉總姑弗論只如昨日河東數戰議者遂以爲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紛紛報捷凡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達馬夷器大虜敗遯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痛加刻厲此後如某事當行某事當罷某事宜請某事宜專務期著實舉行以責成效無徒粧點門面取快目前非但上爲　國家下爲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爲其身矣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一時之幸火間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臣不悛仍前糊塞聽本兵及巡按并臣等該科不時劾奏積衰之邊　兵其

有瘳矣令臣等迂見如此　病而不處其方　存既而未竟其說意欲不關事規不煩題覆使得便宜行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岐以亂其心遥度以掣其肘也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薊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遥勉同舟而共濟閫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許以不從中制焉至於功罪賞罰自有典章在也其各邊應否通行戒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

臣等無任悚息企望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八終